

亦舒作品集

第二辑

作品
75



亦舒

今夜不

爱情是一种赌博，生命是一种赌博，爱情是不能提条件的，爱情是：你得好好跟我在家里坐着。或是：除此之外，你不能见任何男人。不不，如果她不愿意，她不会快乐，如果她不快乐，我又有什么快乐？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亦舒作品集

第三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3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104-01597-3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0880 号

亦舒作品集(第3辑)

作者: 亦舒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策 划: 林 飞

装帧设计: 林红云 侯伟琼

出 版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140

字 数: 280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597-3/I·717

定 价: 240.00 元(全套 20 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热潮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

目 录

今夜不·····	(1)
公干·····	(21)
很久之前·····	(39)
通讯朋友·····	(57)
不称意·····	(77)
冬天·····	(97)
婚姻生活·····	(115)
年轻的时候·····	(123)
城市恋爱·····	(143)
母亲与恋人·····	(161)
误车·····	(181)
一只手袋·····	(201)

亦舒作品集

第一辑



假使苏西堕落

邻室的音乐

直至海枯石烂

一段云

风满楼

颜 我爱我不爱

忽 尔今夏

黑 羊

玉 梨魂

如今都是错

寻 芳记

花 解语

珍 珠

银 女

曾经深爱过

生活之旅

弄 潮儿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心之全蚀

西岸阳光充沛

绮 色佳

亦舒

家明与玫瑰

我 丑

可 人儿

三个愿望

变 形记

不 易居

美 娇娘

野 孩子

风 信子

拍案惊奇

寂寞的鸽子

星之碎片

叹 惜桥

真男人不哭泣

小 宇宙

纵横四海

亦舒作品集

第二辑



绝对是
个梦

天上所有的星

这双手虽然小

艳阳天

印度墨

寂寞的心俱乐部

幽灵吉卜赛

蝉

只有眼睛最真

要多美丽就多美丽

小人儿

老房子

一个女人两张床

故园

如果墙会说话

不羁的风

亦舒作品集

第三辑

蔷薇泡沫

我答应你

五月与十二月

心扉的信

一把青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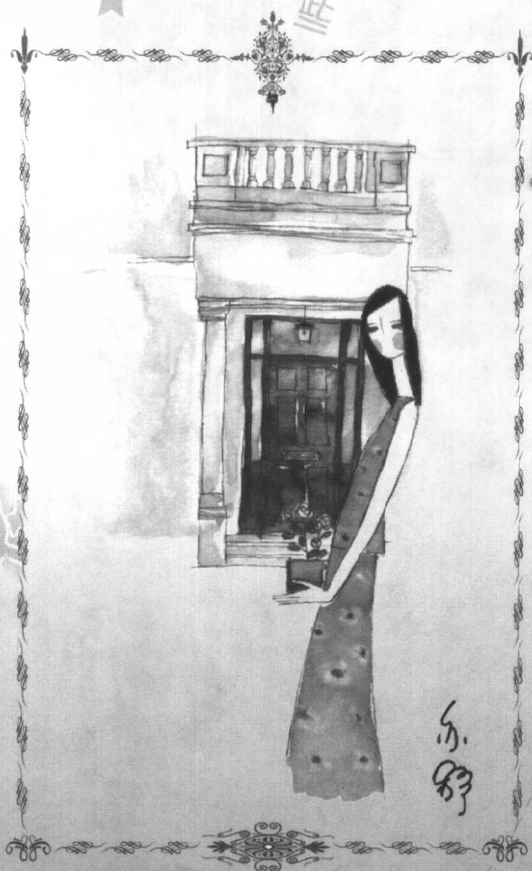
一点旧一点新

雨花

月亮背面

迷迭香

天秤座事故



亦舒

绝对是个梦

明年给你送花来

错先生

等

花裙子

今夜不

紧些再紧些

绝对是个梦

蓝这个颜色

烈火

七姐妹

今夜不



今夜不

她一直坐在那间酒吧里，那是一家低级地区的酒吧，虽然没有水兵出没了，然而还是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人的地方，有一队六音不全的长毛小子在弹弹唱唱，据说她一直在那里。

至少他们说她一直在那里。

那一天我回来，他们替我接风，吃完饭看完了戏决定去酒吧坐一下子，莫名其妙地跟了去。我一直是个无所谓的人，人家给我面子，我浪费几个小时又有什么所谓，时间根本是用来浪费用的。

我们一大堆人坐下来，各自叫了喝的东西，女孩子们就下去跳舞，一耸一耸地扭着。我忽然觉得无聊，好看的女孩子这么少，没有一个是值得留恋的。他们叫了五颜六色的酒，我喝啤酒。

然后小李说：“喂，她今天又在。”

我问谁。乐队的声响震天响似的。

嗓子已经哑了，因为烟酒过度的关系，几天来玩得昏头昏脑。

小李手指一指，我看过去，是一个女人，坐在沙发上，喝着不知道什么。

我不在意，根本就是有这种女人，天天来这种酒吧勾搭生意，不然她们吃的是什么饭。小李也见过世面，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？

我没出声。

小李推我一下，“喂，是真的，她又在。她不是那种女人，不相信你跑过去看一看，长得还顶不错呢！”

我懒洋洋地说：“小李，咱们回去吧，你是怎么找到这种酒吧来的？累死了。”

小李笑笑：“凡是酒吧，都是一个样子，你过去看看，那女的真值得一看！”

我也笑笑，什么好人会常常跑到这种地方来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再红的女明星也不看。

不过好奇心是人人都有的，我远远地看她抽烟，是一种很落寞、很风尘、很熟练的样子。不是正派女人，灯光又暗，瞧不清楚，只觉得她仿佛穿着一件恍恍惚惚的裙子，极美的，非常少见的。

她的头发很短。

然后小李说：“主客要走，走吧。”

我就跟着他们走了，在酒吧门口道谢与道别，那几个女孩子仿佛还都依依不舍。她们长得真不好看，不是一种苍白，苍白倒是浪漫而美丽的，她们的肤色带种半黄不黑的暗绿，相当的恐怖。

小李带了她们出来，不外是替我找个人陪陪，以便不那么寂寞，可是这样的女伴，要来无用。

天忽然下起雨来，我们在门口等了近半



今夜不

小时的街车，一个个把朋友送上去，只剩小李与我。

忽然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女孩子。看样子她也是在等车。

她在抽烟，长长细细的过滤咀烟，夹在手指中，腕上套着几只银丝织的手镯，都是极之别致的，那一件袍子，她穿着的那一件袍子，非常的好看，一种极薄的布料，几乎拖在地上，裙角都湿了。

她脸上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神色，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挤上车去，可是她只是悠闲地等在一旁，雨水偶然经过屋檐溅在她的身上，她躲都不躲。

我摇摇头，这般清秀人物又如何？为何带着一种世纪末的颓丧？社会有何对她不起之处？

小李见我瞪着她，便说：“长得好，是不是？”

忽然我想起了她抽烟的姿态，就记起她原来是刚才独自在一角喝酒的那个女的。

于是我微微一笑。

小李在埋怨：“开车出来，不知道停在哪里，又抄牌又拖车，不开车，又叫不到车，真是讨厌！”

那个女孩子仍然抽着烟，目光在数里以外，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是一个美丽的



女子。我心想，这是一个吸毒的孩子。

小李说：“喂！上车！上车！”

他总算截到了一部车子。

我捉住他，走到那个女子身边去，说：“车子，小姐，该回家了。”

她的目光引了回来，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，我扶她上车，替她关上车门。她说：“谢谢。”双手攀着车门，那目光中有一种奇怪的、吃惊的感觉。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

车子开走了，小李笑：“想不到你对她有兴趣。”

我还是微笑。一定要谁对谁有兴趣吗？下雨天，让那车子先给一位单身女客，也不算过分。我跟小李说我想步行回家，路不见得远，而且又不见得十分晚。

小李答应陪我，即使在雨中。

走着走着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寂寞吗，家明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一时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

他又问：“你寂寞吗，家明？这些年来，一个人在外面？家明，这里热闹，不如回来吧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们这么热闹，你们快乐吗？”

小李忽然笑了，“家明，只要时间被占据了，没空去想东想西就好，我怎么知道快乐是什么？”

我只要一大班人对着我，大家一起吃喝





今夜不

玩乐……家明，做人是不能想的，想来无益，是不是？家明，做人要及时行乐。”

我看他一眼，雨下得十分急，我们早就浑身湿了。

小李说：“刚才那些女孩子……家明，找个女孩子陪陪，听她们罗罗嗦嗦，日子容易打发点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一直微笑着。小李是个好人。

小李说：“做人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，他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你毕业了吗？”他问，“还差一年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忽然我们身后缓缓地跟着一辆车子，好像听说香港不大太平，我就转头看，是辆开篷的爱快罗蜜欧两千的蜘蛛跑车，红的，俗气得很，也普通得很，但车上的人却使我一怔，是那个女子。她倒真神出鬼没，怎么跟我们跟到这么远？

我停下脚步，她也停下车子来，小李一看，马上就笑，拍拍我肩膀，说：“明天见。”我想叫他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走得那么快。

我只好把手插在口袋里，看着车里的她。她很美丽。

她说：“上车？”

我摇摇头，可是双脚没有动，到底不是天



天有一个这么美丽、身份年龄不明的女人来跟我说话的。

她靠在车窗上问我：“你几岁？”

我笑一笑，“22。”

她点点头，“不要怕，上车吧，可以照顾自己了。”

我还是没动，“你几岁？”我问。

“31。”她说。

“看不出来。”我说。

她忽然笑了。

我拉开车门，上车。

她开车开得很好，而且很快，一下子到了一家很名贵的咖啡店，我陪她进去，她向我笑笑。我们各叫了咖啡，她实在看不出是那个年纪，不过女人的年纪一向是很难说的。

她喝着咖啡，酒大概是醒了，我很直接了当地看着她，她的肩膀很圆，但是胸脯不大，我不大喜欢大胸脯女人，我喜欢女人的臀部。每个男人都是色狼，坦白一点有什么关系。我这样地跟了她来，难道还是为了跟她聊天？算了吧！这种叫艳遇，16岁的小子也不放过，何况是我？我都快22岁了。

她掏出打火机点烟，手上的钻戒闪闪生光。她身上的货色都是好的，难道不怕我是拆白党？而且她那气派也不是假装的，看得出是好出身，天天躲在那种小酒吧里做什么？



今夜不

我没有问她。当然没有问她，为什么要问？

多年前我也谈了一次恋爱，什么都问，什么结果都没有，后来就改过自新，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们这一代，学得快。

我说：“你长得很漂亮。”

她笑，雪白的牙齿，“你才漂亮，我喜欢漂亮而年轻的男孩子。”

我说：“香港别的没有，这种男孩子特别多。”

“你不同，你怕难为情，你会脸红，”她坦率地说，“你现在就脸红了。”

我只好笑。

她把咖啡喝完，“我一直跟着你，你不知道？为什么让车子给我？”她问。

“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车子就泊在附近。”我说。

“你喜欢我？”她问，问得真突然。女人到底是女人，再聪明的还是忘不了这种话。

“我不喜欢你，”我说，“所以我才跟了你来这里，因为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。”

她仰头大笑，那种神情，就是诗人说的一朵花，盛放的花，是一朵花。

她收敛了笑，正容说：“我喜欢你这种男孩子。”

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你从那里来？”她问。



“英国。”

“念什么？”

“法科。”

“民营还是上庭？”她好内行。

“民营。”我问，“你呢？你丈夫呢？”

“我没有丈夫，我从来没有结过婚。”她说，“你还想知道些什么？”她看着我。

我摇摇头，“我什么也不想知道，只是没说话的题材。”

她温柔地说：“那么不要说话。”

我把手按在她的手上。

她问：“你寂寞吗？”

我微笑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问这么多的问题？为什么？寂寞与不寂寞，不过是数十年间的事，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

“你是孩子，你不懂。”她还是温和地说。

我笑得很勉强，我说：“你认识很多孩子，我是比较特别的，相信我，我懂。”

她看着我，头微微地侧着，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若在晨间，不要喝酒，穿一件清秀的裙子，她可以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。

我掏出钞票，放桌子上，她要付，我用眼睛瞪她。

她柔弱地抗议：“我比你大嘛！”

“大你的鬼！”我替她收拾了桌子上的打火机香烟，拖起她就走。